

離騷校釋（中）

張壽平

第六段凡五章

大意 託言懷中正而上征，卒沮隔於飄風雲霓。此濁世蔽美、君門萬里之喻。

第一章一節，託言陳辭既畢，懷中正而上征也。

跪敷衽以陳辭兮，耿吾旣得此中正讀如；駟玉蚪以乘鸞兮，溘埃風余上征。

校字

陳辭，洪興祖曰：「辭，一作詞。」玉蚪，洪興祖本作「玉虬」，校曰：「虬」，蚪俗字，見辭海。乘鸞，唐鈔本僧道騫楚辭音殘卷「乘」作「乘」。唐鈔本文選集注作「乘鸞」。洪興祖曰：「乘，一作乘。鸞，一作鶯。」按：乘卽乘字，見第一段第三章校字乘條引說文徐鉉注。鸞，或作鶯，劉永濟離騷通箋據戴震本以「鸞」字爲正；饒宗頤據僧道騫楚辭音曰：「隋本乃作鸞。二字通用，作鸞未必非。」溘埃風余上征，劉師培曰：「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楚詞溢麗風余上征，吳都賦注又作溢麗風兮上征，謝朓在郡臥病呈沈法曹（按：文選作沈尚書。）詩注又作溢麗風而上征，似卽此句異文。」按：王夫之曰「埃當作埃，傳寫之譌」，臆說非是。

辨音 中正，陳第曰：「正音征，九歌、九章正皆此音。」鸞，僧道騫曰：「烏計反。」洪興祖曰：「於計、烏鵲二切。」

釋義

敷衽，王逸曰：「敷，布也。」洪興祖引爾雅疏曰：「衽，裳際也。」戴震曰：「衽，謂衣裳旁幅交裂者。」按：敷衽，猶言整頓衣裳。陳辭，王逸曰：「陳辭於重華，道弭澆以下也。故下句云發軾於蒼梧（按：舜葬蒼梧。）也。」按：屈原所陳於舜之詞已見於前。耿吾旣得此中正，王逸曰：「耿，明也。」朱熹曰：「耿然自覺，吾心已得此中正之道。」駟玉蚪以乘鸞，王逸曰：「有角曰龍，無角曰蚪。鸞，鳳皇別名也。山海經云：鸞身有五采而文如鳳。」洪興祖曰：「言以鸞爲車而駕以玉蚪也。駟，一乘四馬也。蚪，龍類也，說文云：龍子有角者。鸞，

山海經云：九疑山有五彩之鳥飛蔽一鄉，五彩之鳥翳鳥也。又云：蛇山有鳥五色，飛蔽日，名翳鳥。」朱熹曰：「此以下多假託之事，非實有是物與是事也。」按：蚪，說文與王逸之說異，並見前引，未知孰是。鬻，蓋屬鳳凰類。王逸云「鳳皇別名」者，亦言其類總名爲鳳凰也。龍、鳳爲上古圖騰 (totem) 而非曾實有之者，何能駕之乘之？朱熹指此爲假託之詞，非實有是物與是事，其說甚正。溢，蓋風余上征，王逸曰：「溢，猶掩也。埃，塵也。言掩塵埃而上征，去離世俗、遠群小也。」僧道騫曰：「王逸云溢猶掩也。案：掩，蓋也。」繆天華離騷淺釋引僧玄應一切經音義曰：「埃，謂風揚塵也。」按：「埃風」，猶言風塵。溢，掩蓋也。遠游「掩浮雲而上征」句正作「掩」。掩蓋，猶言凌架也。此承上句，言已以鬻爲車而駕以玉蚪，凌架乎風塵而上登於天也。又按：僧道騫引埤蒼曰「溢，依也」，非是。洪興祖、朱熹並曰「溢，奄忽也」，疑亦非是。

輯評 劉永澄曰：「余意君門遠於萬里，難於上天，安知原非假以喻楚乎？」王萌曰：「自此以下皆假託之詞，又託靈氣教以遠去，上下周流，無境不歷，而卒歸於懷故都。文字詰曲盤旋，真曠世才也。」

第二章凡四節，託言因上征而日夜繼行也。

朝發軾於蒼梧兮，夕余至平縣圃讀如布；欲少留此靈瑣兮，日忽忽其將暮。

吾令羲和弭節兮，望崦嵫而勿迫讀如博；路曼曼其脩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素入聲。

飲余馬於咸池兮，總余轡乎扶桑；折若木以拂日兮，聊須臾以相羊。

前望舒使先驅兮，後飛廉使奔屬章喻反；鸞皇爲余先戒兮，雷師告余以未具。

校字

縣圃，洪興祖曰：「縣，一作懸。」又引水經注曰：「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，下曰樊桐，一名板松（按：水經注

戴震校本作「板桐」。）；二曰玄圃，一名闐風；上曰層城，一名天庭。層音增，樊音飯，玄與縣古字通。」靈瑣，洪興祖曰：「瑣，一作璣。」按：璣，瑣或字，見辭海。暮，僧道騫楚辭音作「莫」。戴震曰：「莫，俗作暮。」按：莫，暮本字。說文莫字徐鍇注曰：「今俗作暮」。崦嵫，僧道騫楚辭音作「奄」、「茲」。又「奄」

下曰：「宜作唵、唵二字。」「茲」下曰：「宜唵。」勿迫，洪興祖曰：「勿，一作未。」曼曼，文選五臣注本作「漫漫」。釋文亦作「漫漫」。扶桑，王夫之通釋作「扶桑」，校曰：「扶字從木。」蔣伯潛引高步瀛說曰：「說文云：榑桑神木，日所出也。扶，榑之借字。」按：王氏蓋卽以說文有「榑桑」而云云。然今本山海經、淮南子、東方朔子洲記皆曰「扶桑」；類書有「扶桑」而無「扶桑」。作「扶」未必非。須臾，王逸本作「逍遙」。僧道騫楚辭音作「須臾」，曰：「本或作消搖二字，非也。須臾者，謂待卜日也。」唐鈔本文選集注作「須臾」，校曰：「陸善經本須臾爲逍遙。」洪興祖本作「逍遙」。戴震注本作「須臾」。饒宗頤曰：「騫公以消搖爲非，而云須臾者謂待卜日也，義較長。」按：須同須，見第五段第一章校字女須條。僧道騫曰「須臾者，謂待卜日也」，非是。見本章釋義聊須臾以相羊條。相羊，洪興祖曰：「羊，一作佯。」先戒，洪興祖曰：「先，一作前。」告余，一作「告我」，洪興祖校。

辨音

縣圃，僧道騫曰：「圃，布音。」洪興祖曰：「縣音玄。」江有誥曰：「圃，去聲。」暮，本字作「莫」，僧道騫曰：「莫，亡故反。」迫，陳第曰：「音薄。」戴震曰：「古音博。」江有誥曰：「補入聲。」索，僧道騫曰：「疏格反。」洪興祖曰：「索，所格切。」江有誥曰：「索，素入聲，魚部。」奔屬，僧道騫曰：「屬，協韻，作章喻反。」洪興祖曰：「屬音注（按：注，當讀章喻反。下同。說見下。）」。陳第曰：「屬音注。考工記犀甲七屬、兕甲六屬、合甲五屬。鄭玄云：屬，讀如灌注之注。」江有誥曰：「屬，去聲。」按：僧道騫曰「屬，協韻，作章喻反」者，蓋言其本音與下句「具」字協韻，讀如「章喻反」，而非謂其須爲協韻而改讀也。此不可不辨。洪興祖、陳第二氏皆言「屬音注」，蓋「注」亦章喻反，今湖北、湖南間方音讀「屬」、「注」二字猶如此。又如下文「下」、「馬」二字，僧道騫曰「下，協韻，作戶音（按：戶，舊讀上聲。）」。馬，協韻，作媽音，同亡古反」；洪興祖曰「下音戶；馬，滿補切」，陳第、戴震皆以爲「下」、「馬」古音如此，今南方吳音正讀此二音。凡此皆不爲協韻而改讀之證。

釋義

「發輶，王逸曰：『輶，榰（按：僧道齋楚辭音引作「榰」。）輪木也。』唐鈔本文選集注引陸善經說曰：『輶，止車木也。』洪興祖曰：『輶，止車之木，將行則發之。』」蔣伯潛曰：「發輶，猶今云開車。」蒼梧，王逸曰：「蒼梧，舜所葬也。」洪興祖曰：「輶，止車之木，將行則發之。」蔣伯潛曰：「發輶，猶今云開車。」蒼梧，王逸曰：「蒼梧，舜所葬也。」洪興祖曰：「山海經云：蒼梧山，舜葬於陽，帝丹朱葬於陰。禮記曰：舜葬於蒼梧也。舜征有苗而死，因葬焉。蒼梧於周南越之地，今爲郡。如淳曰：舜葬九疑，九疑在蒼梧馮乘縣，故或曰舜葬蒼梧也。」戴震曰：「九疑山在零陵營道南，今湖南永州府寧遠縣南六十里。酈道元水經注湘水篇云：大舜窆其陽，商均葬其陰。山南有舜廟，前有石碑，文字缺落，不可復識。」按：戴氏所云寧遠縣，今未易名。縣圃，王逸曰：「縣圃神山，在崑崙之上。」僧道騫曰：「廣雅曰：崑崙虛有三山——閬風、板桐、縣圃。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一尺六寸（按：今本廣雅作「萬一千一百一十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」。）案：總曰崑崙，別則三山之殊，而縣圃最在其上也。」洪興祖曰：「水經云：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，下曰樊桐，一名板松（按：水經注戴震校本作「板桐」）。」○；「曰玄圃，一名閬風；上曰層城，一名天庭。淮南子言：傾宮、旋室、懸（按：今本淮南子作「縣」。）圃、闐（按：今本淮南子作「涼」。）風、樊桐，在崑崙闐闔之中。又曰：崑崙之丘，或上倍之，是謂涼風之山，登之而不死；或上倍之，是謂懸圃之山，登之乃靈，能使風雨；或上倍之，乃維上天，登之乃神，是謂太帝之居。」按：此崑崙縣圃（或作「玄圃」、「懸圃」。），爲先秦神話中之仙山而非實有之者。故天問曰：「崑崙縣圃，其居安在？增城九重，其高幾里？」史記大宛列傳亦曰：「禹本紀言河出崑崙。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，其上有醴泉瑤池。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，窮河源，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？」此處屈原既託言於上征，因援引神話而云「至乎縣圃」，亦所以馳騁其幻想而已。又按：蘇雪林崑崙之謎一書謂崑崙神話出自位於兩河流域之巴比倫（Babylon），程發輶崑崙之謎讀後感一文則謂「神仙志怪之書，要皆濫觴於齊，而驕衍實先啓之，史記言之鑿鑿，固不必來自西方」。參見下第十段第三章釋義崑崙條。欲少留此靈瑣，王逸曰：「瑣，門鏤也，文如連瑣。一云：靈，神之所在也。瑣，門有青瑣也。言未得入門，故欲小住門外。」洪興祖曰：「靈瑣，神之所在也。漢舊儀云：黃門令日

暮入，對青瑣、丹墀拜。音義云：青瑣，以青畫石邊鏤也。戴震曰：「戶邊青鏤爲瑣文，謂之青瑣。」按：瑣，蓋刻鏤宮門上爲環形而相連者，亦借以稱宮門。此承上句言盤桓於縣圃之上，宮門之外，因慕神靈而思少留止於此也。蓋先秦神話相傳「縣圃之山，登之乃靈（見上條引淮南子）」，故云云也。王逸曰「靈以喻君」，非是。下文之「帝」始喻君也。帝所居，上倍縣圃，說見上條。羲和，王逸曰：「羲和，日御也。」洪興祖曰：「虞世南引淮南子云：爰止羲和，爰息六螭，是謂懸車。注（按許慎注。）云：日乘車，駕以六龍，羲和御之。」按：尚書堯典曰「乃命羲、和，欽若昊天，歷象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時」，其下文又命羲仲、羲叔、和仲、和叔四人分處東、南、西、北四方。諸家皆從僞孔傳謂「重黎之後，羲氏、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」。然則羲和爲日御一神話，亦神話之以歷史爲背景者歟！弭節，王逸曰：「弭，按也。」又曰：「欲令日御接節徐行。」洪興祖曰：「弭，止也。」蔣伯潛曰：「節，策也。弭節，止策勿前也。」按：節，策也，馬箚也。崦嵫，王逸曰：「崦嵫，日所入山也，下有蒙水，水中有虞淵。」僧道騫曰：「山海經云：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（按：山海經西山經曰：「鳥鼠同穴山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」。），多丹木，其葉如穀，其實如瓜，赤核而黑理，食之已暉，可以禦火。註云：日沒所入山也。禹大傳云：洧盤水出崦嵫山也。穆天子傳云：遂驅陸于弇山；乃紀其迹于弇山之石而樹之。案：此弇山卽崦嵫山也。大荒西經云：西海階中有神人，面鳥，身珥兩青蛇，踐兩赤蛇，名曰弇茲。騫案：弇茲之神居此山，因以名焉而加山旁。」洪興祖引淮南子曰：「日入崦嵫，經細柳，入虞淵之汜。」按：崦嵫神話無所考，今甘肅天水縣西有崦嵫山。望崦嵫而勿迫，王逸曰：「欲令日御接節徐行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。」僧道騫引郭璞說曰：「止日之行，勿近昧谷也。」按：郭璞所云「昧谷」，亦日所入處。尚書堯典「昧谷」孔穎達疏曰：「西方日所入處，名曰昧冥之谷」。曇曇，一本作「漫漫」。文選五臣注曰：「漫漫，遠貌。」洪興祖引集韻曰：「曇曇，長也。」脩遠，王逸曰：「脩，長也。」吾將上下而求索，王邦采曰：「上帝沖居廣莫，以喻君門萬里，欲叩無由。蓋原旣遭放斥，不能再覲天顏，雖一念仍憂及君國，急圖以中正之道再進於君。恐

日暮途窮，補救莫及，故令羲和弭節，暫稽日輪，庶天衢雖遙，猶得從容求索天帝之所在也。」戴震曰：「上下，猶云升降。」按：王邦采所說是也。上文既言至乎縣圃而留止不得，則其急欲求索天帝之所居已明甚。先秦神話中，崑崙之山三級而天帝所居最上（見前縣圃條），是用夫「上下而求索」也。天帝蓋喻頃襄王；「上下而求索」者，正君門萬里而欲叩無由也。又按：王逸曰「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己合志者」，非是。飲余馬於咸池，王逸曰：「咸池，日浴處也。」又引淮南子天文訓曰：「日出湯（按：今本淮南子作「暘」）。」谷，浴乎咸池，拂于扶桑，是謂晨明；登于扶桑，爰始將行，是謂朏言。」按：此句起二節，乃承上文，言其因求索天帝之所居而日夜繼行，終猶未獲進謁之事也。陳本禮於「前望舒使先驅」一節下注曰「前述朝行，此紀夜征」，是也。蓋「飲余馬於咸池」者，日未出時；「總余轡乎扶桑」者，日既升矣；「折若木以拂日」者，日將西下；「前望舒使先驅」者，月既升矣；「後飛廉使奔屬」者，中夜風急而情愈急矣。以上言日夜繼行之事。下二句則言終於得至天帝所居，遂使「鸞皇爲余先戒（猶言先容）」，而「雷師」猶「告以未具（朝儀未具，未可卽往謁見。）」也。天帝乃喻楚王；屈原之一片忠慤，豈不可敬？又按：「飲余馬於咸池」，可解作飲余馬於「日浴乎咸池」之時；「總余轡乎扶桑」，可解作總攬六轡而行於「日登于扶桑」之時。王逸曰「我乃往至東極之野，飲馬於咸池，結我車轡于扶桑」，非是。蓋上文既言「至乎縣圃」，又言「望崦嵫而勿迫」，則時方身在西極；又言「將上下而求索」，其爲求索天帝之所居已明甚，則何暇更返行乎「東極之野」而飲馬於咸池、總轡於扶桑哉？總余轡，王夫之曰：「總轡，總攬六轡驅車行也。」蔣伯潛曰：「總轡，猶云攬轡。」按：詩經秦風曰：「六轡在手」。孔穎達疏曰：「每馬有二轡，四馬（按：古者一車四馬，中間夾轅之兩馬，謂之兩服；兩服外之兩馬，謂之兩驂。）當八轡矣；言六轡者，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軛，故在手者惟六轡耳。」扶桑，王逸曰：「扶桑，日所拂木也。淮南子曰：日出湯谷，浴乎咸池，拂于扶桑，是謂晨明；登于扶桑，爰始將行，是謂朏言。」洪興祖曰：「山海經云：黑齒之北曰湯谷，有扶木，九日居下枝，一日居上枝，皆戴烏。郭璞云：扶木，扶桑也。天有十日迭出運照。東方朔十洲記曰：扶桑在碧

海中，葉似桑樹，長數千丈，大二千圍，兩兩同根更相依倚，是名扶桑。淮南子云：扶木在陽州，日之所曠，曠猶照也。說文云：榑桑神木，日所出。榑音扶。」總余轡乎扶桑，按：言總攬六轡而行於「日登于扶桑」之時也。見前飲余馬於咸池條。折若木以拂日，王逸曰：「若木在崑崙西極，其華照下地。拂，擊也，一云蔽也。」洪興祖曰：「山海經：南海之內，黑水之間，有木名曰若木，若水出焉。又曰：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，名曰若木，日所入處，生崑崙西，附西極也。然則若木有二，如此乃灰野之若木歟！」淮南子曰：若木在建木西，末有十日，其華照下地。注云：若木端有十日，狀如連珠。華，光也，光照其下也。一云狀如蓮華。天問云：羲和之未揚，若華何光？」按：先秦神話蓋謂扶桑在東極日所出處，若木在西極日所入處。此句言日將西下之時，乃折若木以揮擊日而使勿沒（或言蔽日而使不得過），俾利其行程也。參見前飲余馬於咸池條。又按：若字古作𦨇，桑字古作𦨇（見集韻、類篇），皆𦨇之重文；然若木與扶桑則分明各是一物。段玉裁說文収字注曰「若木卽謂扶桑」，非是。聊須臾以相羊，王逸曰：「聊，且也。」洪興祖曰：「相羊，猶徘徊也。」王夫之曰：「相與倘通。相羊，徒倚也。」按：相與倘通。後漢書張衡傳思玄賦「悵相佯而延佇」，文選作「徜徉」。「相羊」、「倘羊」、「相佯」、「徜徉」，並字異而義同，見王念孫廣雅疏證釋訓徜徉條。此承上句，言其於日暮之時，乃折若木以拂日，因之且得稍憩，而爲須臾之徜徉也。言「須臾」者，表見其行色之忽迫，以起下文夜征。參見前飲余馬於咸池條。前望舒使先驅，王逸曰：「望舒，月御也。」洪興祖引淮南子曰：「月御曰望舒，亦曰纖阿。」又引李善說曰：「先驅，前驅也。」陳本禮曰：「前述朝行，此紀夜征。」按：此句承上文，言月既升矣，乃使月御「望舒」爲之前驅而繼其行程也。參見前飲余馬於咸池條。後飛廉使奔屬，王逸曰：「飛廉，風伯也。」洪興祖曰：「呂氏春秋曰：風師曰飛廉。應劭曰：飛廉神禽，能致風氣。晉灼曰：飛廉，鹿身，頭如雀有角，而蛇尾豹文。」又曰：「屬音注，連前飲余馬於咸池條。鸞皇，王逸曰：「鸞，俊鳥也。皇，雌鳳也。」洪興祖曰：「山海經：女牀山有鳥，狀如翟也。」王夫之曰：「飛廉，風神。奔屬，疾趨相連屬也。」按：此承上句言夜征，蓋言中夜風急而情愈急也。參見前飲余馬於咸池條。

而五采畢備，聲似雉而尾長，名曰鸞，見則天下安寧。瑞應圖曰：「鸞者，赤神之精、鳳凰之佐也。爾雅曰：鶠，鳳；其雌皇。皇或作鳳。」戴震曰：「鸞，鳳之次。皇，雌鳳。爾雅謂鳳曰鶠。凡鳳屬，五色俱舉。後漢太史令蔡衡對光武曰：多赤色者鳳，多青色者鸞。」按：古人所言龍、鳳屬類甚繁，皆上古圖騰之衍化。先戒，王夫之曰：「先戒，盡禮紹介以往求也。」按：先戒，猶言先容。戒，告也。儀禮聘禮曰「戒上介」，又士冠禮曰「主人戒賓」，鄭玄注曰：「告也」。雷師，洪興祖曰：「春秋合誠圖云：軒轅主雷雨之神。」按：洪興祖曰「一曰：雷師，豐隆也」，非是。下文「吾令豐隆乘雲」句，洪興祖注曰「據楚辭則以豐隆爲雲師」，是也。戴震注初稿本曰：「據屈賦則當以豐隆爲雲師，不應兩其說也」。蓋先秦神話中以爲雷師行天帝之令，故屈原假以喻頃襄左右之權臣。參見下條。雷師告余以未具，王逸曰：「雷爲諸侯，以興於君。」又曰：「百官將往適道，而君怠墮，告我嚴裝未具。」唐鈔本文選集注引陸善經說曰：「雷聲赫赫，以興於君也。」王夫之曰：「雷師未具，極言其情之迫也。」按：此承上文，言其日夜繼行，終至於天帝之所居，遂使「鸞皇」爲之「先戒」，而「雷師」猶告以朝儀未具，未可卽往謁見也。參見前飲余馬於咸池以下諸條。

輯評

余雪曼曰：「咸池飲馬，扶桑總轡，因物設象，以類相從。此與詩「惟北有斗，不可以挹酒漿」，指事屬辭同一微妙。」

第三章一節，託言飄風率雲霓而來迎也。

吾令鳳鳥飛騰兮，繼之以日夜讀如裕；飄風屯其相離兮，帥雲霓而來御。

校字
鳳鳥，文選各本作「鳳皇」。繼之，文選各本「繼」上有「又」字。帥，一作「率」，洪興祖校。雲霓，朱熹曰：「霓，一作蜺。」按：洪興祖曰：「霓，通作蜺」。

辨音
夜，朱熹曰：「夜，或叶羊茹反。」陳第曰：「夜音裕，宜在御韻；沈約入禡韻，今之所讀也。」戴震曰：「夜，古音豫。」御，按：御讀如今音。僧道騫曰「互駕反」，洪興祖曰「御讀若迓」，皆以不知上韻夜字古讀而云云。

釋義

，非是。

吾令鳳鳥飛騰兮，洪興祖引山海經曰：「丹穴之山有鳥焉，其狀如鷄，五彩而文，曰鳳鳥。是鳥也，飲食則自歌自舞，見則天下大康寧。」按：此所言「鳳鳥」，即上文「乘鸞」之鸞、「鸞皇爲余先戒」之鸞、皇。蓋鸞、鸞、皇三者皆鳳鳥屬類，故以「鳳鳥」統名之，見本段第一章釋義飄玉虹以乘鸞條並上第二章釋義鸞皇條。此句總結第二章四節之文，猶言吾已令所乘之鸞、所使爲先戒之鸞皇如是其飛騰矣。參見下條。繼之以日夜，按：此承上句，亦總結上第二章四節之文，猶言吾令鳳鳥飛騰，日夜繼行如是。參見上章釋義飲余馬於咸池以下諸條。飄風屯其相離，王逸曰：「回風爲飄。飄風，無常之風。屯其相離，言不與己和合也。」洪興祖引爾雅注曰：「飄風，旋風。」余雪曼曰：「飄風，卽飛廉使奔屬於後者，變其初度，不與己合。言外見屈子曩日部屬翻然改顏、傾向上官、斬尙者多。下文蘭芷變而不芳，荃蕙化而爲茅，可爲互證。」按：屯，說文屯字曰：「屯，難也。象草木之初生，屯然而難。」此言曩日部屬因感屯難而叛離己也。洪興祖曰「屯，聚也」，非是。雲霓，按：霓亦作「蜺」。方言曰：「黑而赤者爲蜺，色鮮盛者曰虹」。說文霓字曰：「霓，屈虹，青赤或白色」。郭璞爾雅注曰：「雙出色鮮盛者爲雄，曰虹；闔者爲雌，曰霓」。又：王逸曰：「雲霓惡氣，以喻佞人」。唐鈔本文選集注引陸善經說曰：「雲霓惡氣，以喻臣之蔽擁」。帥雲霓而來御，王逸曰：「御，迎也。佞人相帥來迎，欲使我變節以隨之也。」錢澄之曰：「風之來者必逆，名相迎，實相拒也。」按：此承上句，如言曩日部屬因感屯難而變其初度，叛然離己，又反率邪佞蔽擁之臣，名曰來迎，實相拒也。

輯評 錢澄之曰：「好修之士動見阻撓，所遇逆遭如此。」

第四章一節，託言受阻於閻者，終不得見天帝也。

紛 總總其離合兮，班陸離其上下讀如虎聲；吾令帝闕開關兮，倚闔闔而望予。

校字 斑，文選李善注本、玉臣注本皆作「班」。洪興祖曰：「斑，一作班。」

辨音

上下，僧道鷺曰：「下，協韻，作戶音。」洪興祖曰：「下音戶。」陳第曰：「下音虎。」按：戶，廣韻曰「侯古切」。蓋舊讀上聲，與「虎」同音。予，讀上聲，音興，見第五段第一章辨音。

釋義

紛總總其離合，王逸曰：「紛，盛多貌。總總猶卓，聚貌。」文選五臣注曰：「紛，亂也。」唐鈔本文選集注引陸善經說曰：「讒佞之人，聚相離絕，紛紛衆多，乍離乍合。」按：此承上文，言「雲霓」之盛多，與其離合之無常。「雲霓」，喻邪佞蔽擁之臣，見上章釋義。班陸離其上下，王逸曰：「班，亂貌。」唐鈔本文選集注引陸善經說曰：「班然參差，或上或下，言其盛也。」按：陸離，低昂貌，見第四段第二章長余佩之陸離條。此承上句，言其低昂上下而班然散亂也。蓋與上句「紛總總其離合」，同喻邪佞充塞之情。諸家所說大抵相同，參見本章輯評。帝闔，王逸曰：「帝謂天帝。闔，主門者也。」洪興祖引說文闔字曰：「闔，常以昏閉門隸也。」王邦采曰：「大夫明以天帝喻楚王。」按：帝，喻楚王，諸家所說大抵相同，參見本章輯評。戴震指爲「古先哲王之在天者」，非是。開闔，戴震引說文闔字曰：「闔，以木橫持門戶也。」倚闔闔而望予，王逸曰：「闔闔，天門也。倚天門望而距我，使我不得入也。」文選五臣注曰：「闔闔，天門也，王者因以爲門。」洪興祖曰：「淮南子曰：排闔闔，淪天門。注（按：高誘注。）曰：闔闔，始升天之門也。天門，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。說文云：闔，天門也。闔，門扇也。楚人名門曰闔闔。文選注云：闔闔，天門也，王者因以爲門。屈原亦以闔闔喻君門也。」朱熹曰：「令帝闔開門，將入見帝，更歟已志，而闔不肯開，反倚其門，望而拒我，使不得入。蓋求大君而不遇之比也。」按：闔闔，喻君門，諸家所說大抵相同，參見本章輯評。

輯評

王遠曰：「望余有旁觀冷笑之意，不必言拒我。」朱熹曰：「令帝闔句，極寫見帝情迫之狀。蓋身到而闔闔未開，此時叩闔求入，已恨其晚，所以遙令帝闔預爲我啓闔而相待也。倚闔闔者，狀其尊倨。望予者，望望然而不顧，神情與我邈不相接也。」馬其昶引梅曾亮說曰：「以上言君之不可求，而歸罪於左右之蔽障。」余雪曼曰：「屈子設言升天，沮於飄風雲霓，卒入於帝居。方欲傾其鬱壘，折中上帝，詎意甫抵闔闔，見拒司闔，乃知人間天上

同一黑暗。余暨九辨豈不鬱陶而思君兮，君之門以九重、猛犬狺狺而迎吠兮，闢梁閉而不通，以彼例此，則天帝喻君，沮於倅臣不得進見以陳悃愞，或非迂闊而遠於事理矣。」

第五章一節，怨蔽美也。

時曖曖其將罷兮，結幽蘭而延佇；世溷濁而不分兮，好蔽美而嫉妒。聲上。

校字 將罷，文選五臣注本作「將疲」。洪興祖曰：「罷，一作疲。」而延佇，洪興祖曰：「而，一作以。」世溷濁

，唐鈔本文選集注「世」作「時」。按：「世」作「時」者，避唐諱也，見第二段第四章校字世俗條引洪興祖說。

辨音 罷，僧道騫曰：「疲音。」好，僧道騫曰：「耗同音。」妬，江有誥曰：「妬，上聲。」

釋義 曖曖，王逸曰：「曖曖，昏昧貌。唐鈔本文選集注引陸善經說曰：「曖曖，光漸微之貌。猶政令漸衰，不可以仕。」

洪興祖曰：「曖，日不明也。」罷，王逸曰：「罷，極（按：困極之極。）也。」王夫之曰：「罷，倦也。」按：

罷與疲通。周禮大司寇「以圜土聚教罷民」賈公彥疏曰：「罷，謂困極罷弊。」結幽蘭而延佇，方苞曰：「古

人以言致人，多用物結之。結幽蘭，喻所懷芳潔之道、深款之言，卽欲開闢而入告於帝者也。延佇下直接世溷濁而

不分，足徵以上皆自喻遭讒見疏，願陳志而無路也。」陳本禮曰：「時日既失，事機已誤。延佇者，於天門外不忍

遽退，仍復引頸跂望，徘徊自審。欲上書則天闕不理，欲返旆則塵世茫茫，不堪回首，依然進退維谷，不得不抱恨

於蔽美嫉妒之人矣。」按：「延佇」，久立不去也，見第四段第一章釋義延佇乎吾將反條。此云「延佇」，亦卽上

文「延佇乎吾將反」之意。上文云云，乃冀懷王之悔悟，此則冀天帝之明察也。天帝，喻頃襄王。世溷濁而不分

，王逸曰：「溷，亂也。濁，貪也。言時世君亂臣貪，不別善惡。」好，世俗之好尚也。蔽美而嫉妒，文選五

臣注曰：「蔽，隱也。」按：此承上句「溷濁」言。溷，亂也，君亂則美德受蔽；濁，貪也，臣貪則忠信見妬。

輯評 黃文煥曰：「吾欲以夜繼日，而夜之曖曖終不可爲日之昭昭也。溷濁不分，舉世實多夜景也。乘埃上征者，不能不
仍在塵埃之世也。天闕不可開，世路不可避，蔽美嫉妒實繁有徒，奈之何哉？」陳本禮曰：「結蘭延佇，到底心

灰未死，以起下文求女之思。」

第七段 凡五章。

大意 託言歷往求女，而或以女慢，或以媒拙，終難成偶。此濁世蔽美、益朝寡合之喻。李光地解義曰：「喻不得於君，而欲廣求賢人，與之共濟也。」

第一章凡二節，託言欲往求女爲偶也。女以喻臣。

朝吾將濟於白水兮，登聞風而縹馬溝補切；忽反顧以流涕兮，哀高丘之無女。

澘吾游此春宮兮，折瓊枝以纓佩貧夷切；及榮華之未落兮，相下女之可詒。

校字 濟於，洪興祖曰：「於，一作乎。」 縹馬，洪興祖曰：「縹，一作綫。」按：縹同繼，亦作綫。說文縹字曰：「繼或从葉」。廣韻繼字曰：「亦作綫」。詒，僧道騫楚辭音作「貽」，下曰：「詒同。」唐鈔本文選集注亦作「貽」。洪興祖曰：「詒，一作貽。」又曰：「詒，通作貽。」

辨音 縹馬，僧道騫曰：「馬，協韻，作媽音，同亡古反。」洪興祖曰：「馬，滿補切。」陳第曰：「馬音姥。」按：馬，古音姥，滿補切，詩、騷習見；今南方吳音猶然，可爲之佐證。纓佩，江有誥曰：「佩音邳。」按：佩，貧夷切，與上文「紱秋蘭以爲佩」之「佩」同音。相，洪興祖曰：「相，息亮切。」詒，僧道騫楚辭音作「貽」，下曰：「又詒同，餘之反。」洪興祖曰：「詒音怡。」

釋義 朝吾將濟於白水，王逸曰：「濟，渡也。淮南子言白（按：今本淮南子鑒形訓譌作「丹」。）水出崑崙之山，飲之不死。」洪興祖引河圖曰：「崑山出五色流水，其白水入中國，名爲河也。」按：爾雅釋水曰「河出崑崙虛，色白」，蓋卽白水。惟「河出崑崙」一說，本爲先秦人之假想，崑崙又爲神話中之仙山；而漢唐以還，每以河源定崑崙所在，一若人間真有仙山者，實屬荒謬。參見第六段第二章釋義縣圃條、第十段第三章釋義崑崙條。又按：上段言既至崑崙，欲謁天帝而見阻於閻人，則此言「將濟於白水」者，乃言其將歸也。聞風，王逸曰：「聞風，山名，在崑崙之上。」按：先秦神話中，崑崙之山三級，聞風其一也。水經注云「玄圃一名聞風」，淮南子云聞（今本淮

南子墮形訓作「涼」。風在懸圃下，俱見前第六段第二章釋義縣圃條引洪興祖說。繅馬，王逸曰：「繅，繫也。」按：「繅」，字亦作「繩」，見本章校字。玉篇曰：「馬韁也。凡繫繅牛馬皆曰繩」。說文繩字段注曰：「繩本犬系，引申之，馬亦曰繩」。高丘，按：「高丘」雙關。一爲天帝所居之處。淮南子墮形訓稱「太帝之居」，水經河水注又稱「天庭」，皆云其地高於閬風。參見第六段第二章釋義縣圃條。時屈原方繅馬閬風，故稱「天帝所居」爲「高丘」也。一謂楚之故都。楚之故都在丹陽，有山名「高丘」，見宋玉神女賦、東方朔七諫哀命、劉向九歎逢紛。故王逸曰「舊說高丘楚地名」亦是也。揆諸文義，則屈原以「高丘」喻楚之朝廷也。哀高丘之無女，王逸曰：「女以喻臣。無女，喻無與己同心也。」戴震曰：「淑女以比賢士。自視孤特，哀無賢士與己爲侶，此原求女之意也。」按：「無女」，無淑女也，以喻無賢臣之與己同志者。韓愈文云「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逐空，非無馬也，無良馬也。苟無良，雖謂無馬，不爲虛語矣」，可爲「無」字注脚。又按：朱熹、錢澄之、屈復等各爲異說，而皆非是。茲附表於下：

〔哀高丘之無女〕釋義附表

說別	說者	容	糾	謬
女以喻賢說	朱熹	女，神女，蓋以比賢君也。於此又無所遇，故下章欲遊巫宮、求隱妃、見佚女、留二姚，皆求賢君之意也。舊注以高丘無女、下女可詒皆賢臣之非是。	臣之於君，猶女之於夫。故女以喻臣，類也。喻君非類。又上文「衆女」喻臣，此處何能復以女喻君？又下文靈氣之言猶曰「爾何懷乎故宇」，此時不得有別求賢君之想。	此不識比興之誤。
女廢賢說	錢澄之	是時楚宮南后、鄭袖並寵於王，袖興斬尙輩表裏惑君，后不之間，此王所以終不悟也。故思得賢女正位宮中，以廢嬖而沮讒也。		此不識比興之誤。
知說	屈復	丈夫中莫能我知，復求之女中，又不可得。		此不識比興之誤。大夫豈能有求知於婦女輩之事？
求相女				

溢，王逸曰：「溢，奄也。」按：溢，奄忽也，見前第三段第二章釋義溢條。「溢吾游此春宮」句，與下文「忽吾行此流沙」句例正同。又按：僧道騫曰「王逸曰：溢，奄也。案：奄，並作暭字。暭暭，暗也」，非是。春宮，蔣伯潛引高步瀛說曰：「水經河水注：崑崙，其一角正東曰崑崙宮，春宮蓋指此。」按：高說是也。王逸曰「春宮，東方青帝舍也」，非是。凡此所言皆西方地名，不容及青帝舍。又下句「折瓊枝以纓佩」，瓊枝亦產西方，見下條引漢書注。折瓊枝以纓佩，洪興祖曰：「瓊，玉之美者。」又引後漢書注曰：「瓊枝玉樹，以喻堅貞。」余雪曼曰：「此一纓字，與上文「結幽蘭而延佇」似有關係。見天帝不得而改求女，故纓佩瓊枝以結言也。」按：漢書司馬相如傳顏師古注引張揖曰：「瓊樹生崑崙西、流沙濱」。榮華，草木之花也。爾雅釋草曰：「草謂之榮，木謂之華。」王逸曰：「榮華喻顏色。」按：此指所折瓊枝之花，亦以喻顏貌未老。參見下全句釋義條。相下女之可詒，王逸曰：「相，視也。詒，遺也。」僧道騫曰：「女，諭臣也。」洪興祖曰：「下女，喻賢人之在下者。」龔景瀚曰：「下女者，或沉淪於末秩，或伏處於田間。相而詒之，將收之以爲用也。」按：下女，喻朝臣之在下位者也。上文「哀高丘之無女」句，既以喻楚國當朝無賢臣矣，此乃欲從朝臣之在下位者之中，求得賢臣以爲同志。又下文所舉神女——宓妃、有娀之佚女、有虞之二姚，皆以喻朝臣之在下位而有賢名者，故屈原百計求之而不憚煩也。（龔景瀚亦曰「宓妃以喻賢人之有名望者」。）又按：朱熹曰「下女，謂神女之侍女」；戴震曰「下女，侍女也」；方苞曰「下女喻親近重臣能爲己解說於君前者」，皆不合文義。及榮華之未落兮、相下女之可詒，王逸曰：「言己旣脩行仁義，冀得同志，顧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，視天下賢人，將持玉帛而聘遺之，與俱事君也。」

戴震注初稿本「哀高丘之無女」句眉批曰：「轉出求女。」又「相下女之可詒」句眉批曰：「此句總下三段。（接：卽本章以下三章。）」

第二章凡三節，託言求宓妃而不遂也。

吾令豐隆乘雲兮，求宓妃之所在且禮切，解佩纓以結言兮，吾令蹇脩以爲理。

紛總總其離合兮，忽緯繢其難遷；夕歸次於窮石兮，朝濯髮乎洧盤便平。

保厥美以驕傲兮，日康娛以淫游；雖信美而無禮兮，來違棄而改求。

校字

乘，僧道騫楚辭音、洪興祖本、朱熹本並作「乘」，洪興祖曰：「乘，一作乘。」按：乘卽乘字，見第一段第三章校字乘條引說文徐鉉注。宓妃，文選五臣注本作「慮妃」。洪興祖曰：「漢書古今人表有宓羲氏。宓音伏，字本作慮。顏氏家訓云：慮字从虍，宓字从宀，下俱爲必。孔子弟子宓子賤，卽慮義之後。俗字以爲宓，或復加山。子賤碑云：濟南伏生卽子賤之後。是知慮之與伏，古來通用，誤以爲密，較可知矣。」緯繢，僧道騫曰：「緯，宜作敦；繢，宜作燭。廣雅：敦燭，乖刺也。」洪興祖曰：「博雅作敦燭，廣韻作微燭（廣成頌），字亦通。」按：此應以「緯繢」二字爲正。緯繢本器物之名，其用結綴，故轉訓結綴之義，又引伸爲乖戾之義。見本章釋義忽緯繢其難遷條。洧盤，文選一本「盤」作「槃」。洪興祖曰：「盤，一作槃。」按：槃卽盤字，說文槃字曰：「槃，籀文从皿。」段玉裁注曰：「今字皆作盤。」驕傲，洪興祖曰：「傲，一作敖。」違棄，文選各本「棄」作「弃」。洪興祖曰：「棄，一作弃。」按：弃，古棄字，見說文。

辨音
宓妃，洪興祖曰：「宓音伏，字本作慮。王夫之、戴震皆曰：「宓，音伏。」」按：僧道騫曰「宓，亡筆反」，蓋讀密字之音，非是，見前校字宓妃條引洪興祖說。在，且禮切，見前第一段第三章辨音所在條。緯繢，僧道騫曰：「緯，許韋反；繢，夫麥反。」唐鈔本文選集注引公孫羅音決曰：「緯、音揮；繢，呼麥反。」洪興祖曰：「緯，音微；繢，呼麥切，又音畫。」洧盤，僧道騫曰：「洧，胡軌反。」陳第曰：「盤，音便平聲。」

釋義

豐隆，王逸曰：「豐隆，雲師，一曰雷師。」洪興祖曰：「據楚辭，則以豐隆爲雲師。」按：洪說是也。本篇第六段第二章以雷師喻頃襄王左右之權臣（見第六段第二章釋義雷師條），此處以豐隆爲己之使役，則屈原固不以豐隆爲雷師。又九章思美人曰：「願寄言於浮雲兮，遇豐隆而不將」，則屈原以豐隆爲雲師可審矣。又按：他書以豐隆爲雲師者，洪興祖引歸藏曰：「豐隆筮雲氣而告之」。他書以豐隆爲雷師者，如淮南子、張衡思玄賦，茲不具引。

宓妃，洪興祖引洛神賦李善注曰：「宓妃，伏羲氏女，溺洛水而死，遂爲河神。」魏景瀚曰：「宓妃，以喻賢人之有名望者。」按：此喻朝臣之在下位而有賢名者。參見上章釋義相下女之可詒條。解佩纓以結言，王逸曰：「纓，佩帶也。」洪興祖曰：「洛神賦云：願誠索之先達兮，解玉佩而要之，亦此意。」按：此言解我佩帶取所佩之物以結言語。方苞曰：「古人以言致人，多用物結之」，是也。蹇脩，王逸曰：「蹇脩，伏羲氏之臣也。」洪興祖曰：「宓妃，伏羲氏之女，故使其臣以爲理也。」王夫之曰：「蹇脩，舊以爲伏羲臣。蓋始爲媒氏者。」戴震曰：「蹇脩，媒之美稱，蹇蹇而脩治不阿曲也。」按：諸家所說各有是處。古籍言：伏羲氏始制嫁娶之禮，聘以儺皮（禮記月令疏引世本、太平御覽七八八引帝王世紀），蹇脩當爲伏羲氏臣之善爲媒氏者。理，孫詒讓引廣雅釋言曰：「理，媒也。」又曰：「理卽行理之理。國語周語云：行理以節逆之。左傳昭十三年云：行理之命，無月不至。杜（按：杜預。）注云：行理，使人通聘問者。此理亦猶言使也，與媒義略同。故下文云理弱而媒拙兮；九章抽思云理弱而媒不通兮；又思美人云令薜荔以爲理、因芙蓉以爲媒，皆理、媒並舉。」按：廣雅但淺言之，孫說得其本義矣。紛總總其離合，按：此句篇內兩見。一見前第六段第四章。此承上節言蹇脩旣持我所佩之物——瓊枝，通言爲媒，宓妃乃與之乍離乍合也。宓妃蓋喻朝臣之在下位而有賢名者。又言「紛總總」者，喻其狀也。蓋懼彼邪佞而不敢相應，慕我令譽而不忍遽絕，議諸左右而意見紛紛，議論總總，莫衷於一是。忽緯縑其難遷，王逸曰：「緯縑，乖戾也。」王夫之曰：「緯縑，如緯絲之續結，乖戾不就緒也。」戴震曰：「緯縑，結礙也。」按：緯縑本器物名。鄭景衡蠶絲叢考謂：緯縑亦但稱「畫」，治緯絲所用之器。又引劉向列女傳曰：「畫者，所以均不均、服不服也。」蓋緯縑爲織機之一部份，乃用以均服所織就之緯絲，並使之結礙而不移者。故緯縑轉訓結礙，又引申爲乖戾之義。此承上句言宓妃初尙乍離乍合，忽然結礙不移而與我乖戾也。又按：僧道騫據廣雅曰：「緯，宜作敍；縑，宜作惄」；洪興祖曰：「博雅作敍惄，廣韻作微縑」；饒宗頤曰：「馬融作微縑，字亦通」。諸家並所引據之書皆未明緯縑本義而云然。夕歸次於窮石兮，朝濯髮乎洧盤，王逸曰：「次，舍也。再宿爲信，過信爲次。淮南子言弱水出於窮石

。」又曰：「洧盤，水名。禹大傳曰：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。言宓妃體好清潔，暮卽歸舍窮石之室，朝沐洧盤之水。」洪興祖曰：「郭璞注山海經云：弱水出自窮石。窮石，今之西郡刪丹。淮南子注云：窮石，山名，在張掖也。」戴震曰：「窮石，弱水所出，說文謂之帆山，十六國春秋謂之蘭門山，漢張掖刪丹西南山也。故漢縣，卽今甘肅甘州府山丹縣治。」按：窮石之山在今甘肅山丹縣不誤。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亦曰「蘭門山一名合黎，一名窮石山，在甘肅刪丹縣西南七里」。此二句文字相對稱，義亦相輔。上文既言宓妃之拒己，此又言宓妃之居止與操行，以見其所以拒己之原因。蓋以喻朝臣之在下位而有賢名者，寧固窮自處、清潔自奉，效明哲以保身，不敢攖邪佞之鋒也。又按：戴震以「夕歸」、「朝濯」爲屈原之事，且曰「求之不得而夕歸」，大謬。保厥美以驕傲，王逸曰：「倨簡曰驕，侮慢曰傲。」按：此言宓妃之態度，亦以喻朝臣之在下位者，以爲能保其美德、不合汚於流俗而自傲。日康娛以淫游，文選五臣注曰：「淫，久也。」洪興祖曰：「爾雅：久雨謂之淫，故淫亦訓久。」按：康娛，安樂也，見前第五段第三章釋義夏康娛以自縱條。此承上句言宓妃自恃其美而安於遊樂，亦以喻朝臣之在下位者，旣以志節自高，遂日以遊樂爲事，而不問國事之日非也。無禮，王逸曰：「驕傲無禮，不可與共事君。」洪興祖曰：「此子路所謂潔身亂倫。」（按：論語微子篇載子路語曰：「君臣之義，如之何其廢之？欲潔其身而亂大倫！」）王夫之曰：「雖其志行可嘉，而無君臣之禮。」來違棄而改求，王逸曰：「來復棄去，而更求賢也。」余雪曼曰：「來，語詞，非往來之來。有用於句首者，如本篇來違棄而改求是；有用於句末者，如莊子人間世嘗以語我來是。」按：本篇來字用於句首者凡二句：第一段第三章「來吾道夫先路」，與此「來違棄而改求」是也。詳審二句句型實有不同，故前者用周拱辰說釋之，說已見前；此從余氏說。

輯評
朱冀曰：「驕傲，言其輕世肆志；康樂淫遊，言其樂志林泉，往而不返；無禮，言其高節雖可風，絕人則已甚也。」

王瀶引張德純離騷節解曰：「處（按：宓本字，見本章校字宓妃條。）之爲言伏也，此以寓賢人之伏處而無求於世者。」

第三章凡三節，託言欲求有娀之佚女而未遂也。

覽相觀於四極兮，周流乎天余乃下讀如虎；望瑤臺之偃蹇兮，見有娀之佚女。

吾令鳩爲媒兮，鳩告余以不好；雄鳩之鳴逝兮，余猶惡其佻巧。

心猶豫而狐疑兮，欲自適而不可；鳳皇既受誼兮，恐高辛之先我。

校字

覽相觀，洪興祖曰：「覽相，一作求覽。」戴震本作「覽觀」。按：僧道騫楚辭音中「覽」、「相」、「觀」三字相連，隋本固如是。覽相觀三字同訓，蓋其意在足句，故不厭其疊。九章懷沙「兮杳杳，孔靜幽默」，「靜幽默」三字同訓疊用，亦此文例。洪氏所云、戴氏所據，顯係後人因不明此古人文例而擅改者，非是。周流乎天，文選五臣注本作「周流天乎」，唐鈔本文選集注無「乎」字。洪興祖曰：「一云周流天乎，一無乎字。」佚女，釋文「佚」作「殃」。雄鳩，僧道騫本、唐鈔本文選集注、釋文「雄」作「鳩」。僧道騫曰：「鳩，尤弓反，或雄字也。」按：鳩卽雄字，集韻曰：「鳩，本作雄」。受誼，洪興祖曰：「誼，一作詔。」朱熹曰：「誼一作詔，非是。」

辨音

相，洪興祖曰：「相，去聲。」下，讀如虎，見第六段第四章辨音上下條。好，僧道騫曰：「好，騫老反。」洪興祖曰：「好，讀如好人提提之好。」按：好，陳第曰「音休去聲」，戴震曰「古音呼口切」，江有誥曰「呼叟反」，皆以爲古今音異。然此處好韻與下巧韻，今音正可相協，則宜從今讀而不必泥於古音，徒致紛異矣。巧，按：戴震曰「古音去九切」，江有誥曰「苦叟反」，皆以爲古今音異。然此處巧韻與上好韻，今音正可相協，不必讀古音。參見上條。

釋義

覽相觀，蔣伯潛曰：「覽相觀三字同義疊用，與左傳之繕完葺牆，戰國策之不拊愛子其民同例。」余雪冕曰：「覽相觀，複語也。意在足句，不厭其疊。左傳昭六年：儀式刑文王之德，儀式刑三字皆訓法。九章懷沙：孔靜幽默，靜幽默三字皆訓寂，是其例矣。」四極，按：爾雅釋地曰：「東至於泰遠，西至於邠國，南至於濮鉉，北至於祝

栗，謂之四極」。郭璞注曰：「皆四方極遠之國」。洪興祖引淮南子陰形訓所載八極之四曰：「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，南方南極之山曰暑門，西方西極之山曰閻闔之門，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」。此云「覽相觀於四極」者，偏觀四方，至於極遠之地意耳。爾雅、淮南，可助思解，如所舉地名則不必是非之。周流乎天，按：周流，周行也。以其「觀於四極」，故云「周流乎天」。余乃下，按：「下」者，下降，以其「駟玉蚪以乘鸞」故云然。「乃下」者，乃爲之下，以其有所望見故云然。其所望見者，下所云「瑤臺之偃蹇」與「有娀之佚女」也。瑤臺，王逸曰：「石次玉曰瑤。」按：洪興祖引說文曰「瑤，玉之美者」，「玉」爲「石」之譌，說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。此美石所砌之臺，昔有娀美女之所居。淮南子本經訓「紂爲璇室瑤臺」注曰：「璇、瑤，石之似玉，以飾室臺也」。淮南子陰形訓「有娀在不周之北，長女簡翟，少女建疵」注曰：「姊妹二人在瑤臺，帝譽之妃也」。又天問曰「簡狄在臺譽何宜」；呂覽音初篇曰「有娀氏有美女，爲之高臺而飲食之」，其所云臺，並卽瑤臺。偃蹇，王逸曰：「偃蹇，高貌。」按：偃蹇之「偃」本作「𠂇」。「𠂇」讀若偃，見於說文。偃蹇，本爲旌旗凌空飄揚之貌，觸類引申，其義實繁：下文「何瓊佩之偃蹇兮」，王逸注曰「衆盛貌」；九歌東皇太一「靈偃蹇兮姣服」，王逸注曰「舞貌」，皆是也。有娀之佚女，王逸曰：「有娀，國名。佚，美也。謂帝譽之妃契母簡狄也。配聖帝，生賢子，以喻貞賢也。詩曰：有娀方將，帝立子生商。呂氏春秋曰：有娀氏有美女，爲之高臺而飲食之。」洪興祖引呂覽曰：「有娀氏有二佚女，爲九成之臺。」又引淮南子曰：「有娀在不周北。長女簡翟，少女建疵。」按：此亦以喻朝臣之在下位而有賢名者，參見本段第一章釋義相下女之可詒條。又疑「佚女」之「佚」雙關。一訓美，喻其貞賢也；一訓逸，喻其遺逸於時。張德純曰「佚之爲言逸也，此寓賢人遺逸於時而自高其志者」，說似可從。吾令鳩爲媒，王逸曰：「鳩，運日也，羽有毒可殺人，以喻讒佞害人也。」洪興祖引廣雅曰：「其鳥大如鴟，紫綠色，有毒，食蛇蝮。雄名運日，雌名陰諧。以其毛歷飲卮則殺人。」又曰：「夫鳩之不可爲媒審矣，屈原何爲使之乎？」淮南子言暉日知晏、陰諧知雨，蓋類小人之有智者，君子不逆詐，不億不信，待其不可用然後棄之耳。」王瀋引某氏

辭達曰：「鳩比色莊君子，外多文飾，內懷奸毒。」按：說文鳩字曰：「鳩，運日也」。淮南子繆稱訓曰：「暉日知晏，陰諸知雨」。運日、暉日當同。鳩告余以不好，王逸曰：「言我使鳩鳥爲媒以求簡狄，其性讒賊不可信用，還詐告我言不好也。」錢澄之曰：「鳩性毒，不肯道人之善。」按：鳩喻讒佞賊害之人，說已見前，又參見本章輯評王瀋引某氏辭達條。雄鳩，洪興祖引爾雅「鶠鳩鵠鳩」注曰：「似山鵠而小，短尾，青黑色，多聲。」戴震曰：「雄鳩，謂食桑甚之鳩，似山鵠而短尾多聲。小雅謂之鳴鳩，春秋傳謂之鶠鳩，爾雅謂之鵠鳩，或謂之鷙鳩。」王瀋引某氏辭達曰：「鳩比輕薄小人，言既浮躁，行又輕率。」按：古云鳩有五：祝鳩、鳴鳩、爽鳩、睢鳩、鶠鳩。祝鳩即斑鳩，俗稱鵠鳩。鵠鳩略小，一名荆鳩。雄鳩之鳴逝兮，吾猶惡其佻巧，王逸曰：「逝，往也。佻，輕也。巧，利也。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，其性輕佻巧利，多言語而無要實，復不可信用也。」文選五臣注曰：「雄鳩多聲。言使辯捷之士往聘忠賢，我又惡其輕巧而不信。」猶豫，躊躇也。按：廣雅釋訓曰：「躊躇，猶豫也」。又王念孫疏證曰：「躊猶、躇豫爲疊韻。躊躇、猶豫爲雙聲。猶豫字或作猶與，單言之則曰猶曰豫。楚辭九章壹心而不豫兮，王注云：豫，猶豫也。老子云：與兮若冬涉川，猶兮若畏四鄰。淮南子兵略訓云：擊其猶猶，陵其與與」。蓋猶與豫皆未定之辭。又按：洪興祖引顏氏家訓云：「犬子爲猶；人將犬行，犬好豫在人前，待人不得，又來迎候」。又引禮記疏云：「猶是羶屬，豫是虎屬」。說皆未是。參見下條引王念孫疏證。狐疑，嫌疑不決也。按：王念孫廣雅疏證躊躇條曰：「狐疑與嫌疑，一聲之轉耳。後人誤讀狐疑二字，以爲狐性多疑故曰狐疑。又因離騷猶豫、狐疑相對成文，而謂猶是犬名，犬隨人後，每豫在前。或又謂猶是獸名，每聞人聲即豫上樹。又以豫字從象而謂猶豫俱是多疑之獸。以上諸說，具見於水經注、顏氏家訓、禮記正義、文選注、史記索隱等書。夫雙聲之字，本因聲見義。不求諸聲而求諸字，固宜其說之多鑿也」。猶豫之義見上條。狐疑與嫌疑同，此與猶豫對舉。韓詩外傳曰「定猶豫而決嫌疑」，亦此文例。自適，王逸曰：「適，往也。」高辛，帝嚳有天下之號也。王逸引帝繫曰：「高辛氏爲帝嚳。帝嚳次妃有娀氏女，生契。」按：史記五帝本紀曰：「黃帝正妃生二子。其一曰玄囂，其

二曰昌意。黃帝崩，昌意之子高陽立，是爲帝顓頊。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，是爲帝嚳。帝嚳高辛者，黃帝之曾孫也。鳳皇既受詒兮，恐高辛之先我，王逸曰：「言己既得賢智之士若鳳皇，受禮遺將行，恐帝嚳已先我得城簡狄也。」文選五臣注曰：「帝嚳，喻諸國賢君。」蔣驥曰：「鳳皇受詒，則己獲良媒矣，而恐高辛氏玄鳥之詒已在我先。」王灌引某氏辭達曰：「恐者是虛其已然之詞，非計及未然之詞。惟其先受高辛之詒，是以求之不遂也。世非無待聘之珍，奈已爲他國禮而羅之矣。」按：此二句，朱熹、王夫之同持異說，以爲「鳳皇受詒」者，乃鳳皇受高辛之詒。朱熹辯證曰「己用鳩鳩而彼使鳳皇，其勢不敵，故恐其先得之耳」；王夫之曰「高辛先介鳳皇以納聘，賢士已用於他國」。此說可通，且與下文「理易而媒拙」句相得。惟以上文有「吾令鳳鳥（一本作鳳皇。）飛騰一句，鳳皇乃屈原所會使役者，今遽屬之高辛，爲齟齬耳。

輯評 王灌引張德純說曰：「首二語言改求之審也。佚之爲言逸也，此寓賢人遺逸於時而自高其志者。」又引某氏辭達曰：「告余以不好，妙妙！凡小人用間，不必在彼處讒我，反在我處譖彼，若爲愛我之詞，令我計謀自沮。大奸似忠，巧佞似信，寫得酷肖。」余雪冕曰：「屈辭行媒，喜用雲鳥，意取其飛行之速耳。九章思美人：願寄言於浮雲兮，遇豐隆而不將；因歸鳥而致辭兮，羌宿高而難當。王注：雲師徑遊，不我聽也；思附鴻雁，達中情也。本篇亦然。上文求宓妃，遣豐隆；此文求佚女，令鳩鳩，遣鳳皇，隨文爲義，妙擅擬倫，後世惟賈生依約得之。」

第四章一節，託言欲求有虞之二姚而已非其時也。

欲遠集而無所之兮，聊浮游以逍遙；及少康之未家兮，留有虞之二姚！

校字 遠集，文選五臣注本作「遠進」。洪興祖曰：「集，一作進。」無所之，凡知見各本皆作「無所止」。阮廷卓曰：

：「今本止字乃之字之訛，注文可照也。惜誦欲高飛而遠集兮，君罔謂汝何之，亦以何之與遠集並舉。止字甲文、金文作止，今之字古止，故往往相亂。」按：王逸注曰「欲遠集它方，又無所之」，本自作「之」。

辨音 遠集，按：集讀爲「就」，疾救切，與詩小雅小旻「我龜既厭，不我告猶；謀夫孔多，是用不集」之「集」同。參

見釋義。

釋義

欲遠集而無所止，王逸曰：「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，欲遠集它方又無所之。」按：遠集，遠就它方也。集讀爲「就」，詩小雅小旻「謀夫孔多，是用不集」之「集」同。廣韻亦曰：「集，就也」。浮游，翹翔也。廣雅釋訓曰：「翹翔，浮游也。」逍遙，按：逍遙即上文「聊須臾以相羊」之「相羊」，猶徘徊也。逍相雙聲，同在心紐；遙羊雙聲，同在喻紐。是以逍遙與相羊乃一聲之轉。相羊猶徘徊，說見前第六段第二章釋義。少康，王逸曰：「少康，夏后相之子也。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，少康逃奔有虞，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。有田一成，有衆一族，能布其甫以收夏衆，遂誅滅澆，復禹之績。」按：少康之事，見前第五段第三章釋義羿條引左傳襄公四年文、厥首用夫顚隕條引左傳哀公元年文。有虞，王逸曰：「有虞，國名，姚姓，舜後也。」洪興祖曰：「杜預云梁國有虞縣，皇德謐云今河東大陽西山上有虞城。」戴震曰：「有虞，在禹貢豫州。漢梁國虞卽其地。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也。縣東南義原鄉有故綸邑城，春秋傳所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而邑諸綸者也。」及少康之未家兮，留有虞之二姚，朱熹曰：「言既失簡狄，欲適遠方又無所向，故顧及少康未娶於有虞之時留此二姚也。」錢果之集傳曰：「未家，未有室家也。少康未有室家，則二姚尙留，可得而求也。」錢澄之曰：「欲及少康之室，留二姚以待之，蓋無已之極思也。」按：朱與二錢之說皆是。此無已之極思也，猶言倘及少康未有室家之時，則二姚尙留，可得而求；今則二姚已歸少康，復何可求哉？王逸說異此。王逸曰：「幸若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，是不欲遠去之意」，固滯非是。又接：此亦求賢不獲之喻。

輯評 余雪曼「欲遠集而無所止兮，聊浮遊以逍遙」二句案語曰：「此敍求佚女之失意。」

第五章一節，怨蔽美也。

理弱而媒拙兮，恐導言之不固；世溷濁而嫉賢兮，好蔽美而稱惡烏故。

校字 世，文選李善注本作「時」。按：「世」作「時」者避唐諱也，見第二段第四章校字世俗條引洪興祖說。蔽美，

洪興祖曰：「美，一作善。」稱，僧道騫本作「偁」。

辨音 惡，僧道騫曰：「惡，烏故反。」洪興祖曰：「惡，去聲。」陳第曰：「惡音汚。古讀美惡之惡，多如好惡之惡。」

釋義 「理，猶言使也，與媒義略同，見本段第二章釋義引孫詒讓說。導言，達言也。尚書禹貢「導汎德明釋及岐」陸文曰：「導，達也。」不固，不能固結其意也。理弱而媒拙兮、恐導言之不固，按：本段以求之喻，女爲求賢自第一章「哀高丘之無女」起求女之思，至此二句結束。「理弱媒拙」，則「導言」必不能「固」；言不能「固」，則終不可求得矣，復何爲周流以求之哉？乃終如大夢之蘇，又歎夫溷濁之世矣。世溷濁，洪興祖曰：「再言世溷濁者，甚之也。」按：上第六段末章曰：「世溷濁而不分兮，好蔽美而嫉妒」。好蔽美而稱惡，王逸曰：「稱舉也。」洪興祖曰：「言可美者蔽之，可惡者稱之。」

輯評 吳汝綸曰：「自朝濟白水至導言不固，言廣求羣賢，卒無一得。」

王邦采曰：「大夫明以天帝喻楚王，以神女喻良輔。叩闔解佩，奄忽神遊，延佇逍遙，終同夢幻，反覆嗟歎之也。」兒

島獻吉郎楚辭考曰：「是一篇神韻流露之處。」

第八段凡三章

大意 靈氛以遠逝爲勉，因念世之幽昧如是，當難見察，然楚誠不可復留。戴震注初稿本曰：「借靈氛、巫咸，爲欲遠逝作頓挫。」

第一章凡二節，問靈氛也。

閨中旣以遠兮，哲王又不寤；懷朕情而不發兮，余焉能忍與此終古讀如故？

索覽茅以達尊兮，命靈氛爲余占讀如之；曰：「兩美其必合兮，孰信脩而莫念讀如之？」

校字 旣以，洪興祖曰：「一無以字。」忍與此終古，文選五臣注本作「忍而與此終古」。洪興祖曰：「一本忍下有而字。」覽茅，文選各本「覽」作「瓊」。王夫之本因之。按：爾雅、說文「覽茅」字皆作「覽」，他書亦未見「瓊茅」連文。作「瓊」者非是。占之，按：舊本本節第四句作「孰信脩而慕之」，劉永濟曰「疑占本作卜，卜慕

爲韻」。考此云「命靈氣爲余占之」，下云「欲從靈氣之吉占」，正相呼應，則「占」字固不誤。孰信脩而莫念之，王逸本作「孰信脩而慕之」，諸本因之。聞一多云：「慕」字不協韻，義亦難通。當是「莫念」二字之誤。因下一字缺壞上半，寫者不慎，以所遺之「心」上合於「莫」，卽成「慕」之古體「慕」矣。楊統碑、繁陽令碑「慕」字均作「慕」也。按：聞說似是。參見本章辨音占之莫念之條、釋義孰信脩而莫念之條。

辨音 終古，僧道曰：「古，故音。」釋文曰：「古音故。」洪興祖引集韻曰：「古，音佑者故也，音故者始也。」江有誥曰：「古，去聲，魚部。」占之、莫念之，聞一多曰：「占、念於韻同在侵部。」按：舊本「莫念之」作「慕之」。朱熹曰：「占之、慕之，兩之字自爲韻」。江有誥曰：「無韻」。考古詩句法若此者，皆以「之」上一字爲韻。本篇「衆愛然而蔽之、恐嫉妒而折之」，亦以「蔽」、「折」相協韻。此二句「占」、「念」相協，無可置疑，朱、江二氏不知「慕」爲「莫念」二字之誤而云然，非是。參見本章校字、釋義孰信脩而莫念之條。

釋義

閨中，王逸曰：「小門謂之閨。」洪興祖引爾雅釋宮曰：「宮中之門謂之闡，其小者謂之閨。」按：閨中，后妃之所居也。此言屈原所歷求者如宓妃、有娀佚女（簡狄）、有虞二姚之所居。邃，深也。哲王，謂楚頃襄王也。游國恩曰：「其時正當頃襄王在位，故稱哲王，猶言今上、聖上等。」寤，戴震曰：「寤，猶遣也。」又曰：「古字晤寤通。」按：寤，晤遇也。爾雅曰「達，寤也」；正字通曰「悟與迕悟並通」；玉篇曰「迕，遇也」。又按：王逸曰「寤，覺也」；又注「不寤」爲君王「不能覺悟善惡之情」，非是。詳見下條全句釋義。閨中既以邃遠兮，哲王又不寤，朱熹曰：「閨中深遠，蓋言處妃之屬不可求也。」戴震曰：「承上而言。欲求淑女，則閨中深遠節（按：指第六段文。）。」余雪曼曰：「閨中邃遠，言宓妃等不可致，以況賢者難求；哲王不寤，言帝閨見拒，賢能蔽壅，而況君門之九重。」按：此雙結前兩大段，甚見文章法度之嚴正。王逸曰「言君處宮殿之中，其閨深遠，忠信難通，指語不達，自明智之王尙不能覺悟善惡之情」，固滯而不應上文；屈復承前以求女爲求女中相知之說

，謂「閨中指鄭袖言」，穿鑿附會，並非是。朕，我也，見第一段第一章釋義。余焉能忍與此終古，洪興祖曰：「此言當世之人，蔽美稱惡，不能與之久居也。九歌曰長無絕兮終古；九章曰去終古之所居。終古猶永古也。考工記注曰：齊人之言終古，猶言常也。」朱熹辯證曰：「終古之義，猶釋氏之言盡未來際也。」索，王逸曰：「索，取也。」蕡茅，王逸曰：「蕡茅，靈草也。」洪興祖引爾雅「蕡，蕡茅」郭璞注曰：「蕡蕡一種，花有赤者爲蕡。」吳仁傑引爾雅「蕡」郭璞注曰：「大葉白華，根如指，正白可啖。」又曰：「蕡爲白華，其曰蕡者，秦楚方言之異，非必赤華爲蕡也。」余雪曼曰：「余觀左傳僖四年記齊桓伐楚，管仲責之曰：爾貢包茅不入，王祭不共，無以縮酒，寡人是徵。杜注云：茅，菁茅也，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。史記封禪書：古之封禪，一茅三脊，所以爲藉。孟康注：謂靈草也。又禹貢菁茅亦荊州所貢。地皆在楚。疑蕡茅卽菁茅，菁蕡一聲之轉。水經注湘水篇云：泉陵有香茅，貢之以縮酒。然則蕡茅蓋楚之特產，一名菁茅，又名香茅。祭神之時，用以縮酒，而又可以爲筮，此其所以爲靈茅歟！」以，戴震曰：「以猶與也，語之轉。」按：以，與互通，見經傳釋詞。蓮筭，王逸曰：「蓮，小折竹也。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筭。」洪興祖曰：「蓮音廷，筭音專。後漢方術傳云：挺專折竹。注云：挺，八段竹也。」王夫之曰：「蓮，折竹枝。筭爲卜算也。楚人有此卜法。」按：蓮，名詞；筭，動詞。參見下條。索蕡茅以蓮筭，王逸曰：「乃取神草竹蓮結而折之，以卜去留。」王夫之曰：「取瓊茅（按：當作「蕡茅」），見校字。」爲席，就上以蓮卜也。」余雪曼曰：「草則卜以蕡茅，竹則卜以蓮。」按：三說互異，楚人卜法未詳。

命靈氣爲余占之，王逸曰：「靈氣，古明占吉凶者。言使明智靈氣占其吉凶也。」余雪曼引胡小石說曰：「大荒西經：有山名豐沮玉門，日月所入。有靈山巫咸、巫卽、巫盼、巫彭十巫。巫盼疑卽所云靈氣。說文云：靈，巫也。靈巫義同，氣盼音近，下文云要巫咸可互證。」按：神權時代，巫之地位極高，其所掌之事有四：一司祭祀，二測天文，三明醫術，四主占卜。靈氣當卽巫盼，蓋古之良巫，故山海經傳其神話也。此屈原「命靈氣」云云，豈能實有其事，亦謁天帝、求后妃之故智耳。洪興祖注卜居、漁父二篇曰：「皆假設問答以寄意耳，或以爲實錄，非也。」

可以移注此處。又按：世傳楚辭暨文選皆以卜居一篇爲屈原所作，崔述考古續說則以爲「必非原之所自作」。游國恩從崔說，又以爲此「索覩茅以達尊兮，命靈氛爲余占之」二句，卽卜居僞託之所本。崔、游說是。曰，戴震曰：「此設爲命占之辭。」陳本禮曰：「曰字乃問卜之詞。」按：「曰」以下四句爲屈原問卜之詞。蓋卽由「閨中遂遠」、「哲王不寤」而發兩層疑問。其「兩美其必合兮，孰信脩而莫念之」二句，問：「哲王不寤」，莫念信脩如我者，是已悖於常理，則我將何以自處？其「思九州之博大兮，豈唯是其有女」二句，問：「閨中既以邃遠」，而九州博大，無地無女，則遠逝此邦爲何如耶？前後合觀，文義甚顯。王逸、朱熹以此爲靈氛之言，王夫之以爲所占之繇詞，說皆非是。參見本章暨下章釋義有關諸條。兩美其必合，戴震曰：「言兩美必合，理之常也。」陳本禮曰：「君聖臣良，自然必合。」信脩，按：信脩，猶言實好也，與上文「信姱」、「信芳」、「信美」同意。脩有脩潔而美善之意，故上文（第三段第一章）脩姱運用，洪興祖注曰「謂脩潔而姱美也」。下文（第九段第三章）「苟中情其好脩兮」，王逸注曰「誠能中心當好善」。文選張衡思玄賦曰「伊中情之信脩兮」，李善注曰「脩，善也」。兩美其必合兮，孰信脩而莫念之，按：此屈原問卜之詞，蓋承上文「哲王不寤」而發問。此猶言：兩美其必合，理之常也；君臣之際，當亦如是，豈有爲臣者實好，而爲哲王者竟不一念之哉？是必君之闇矣，則我將何以自處耶？王逸、朱熹以此爲靈氛之言，王夫之以爲所占之繇詞，說皆非是。見前曰條。

輯評

黃文煥曰：「女不可求，王不得寤，永懷朕情而不得發矣。人以爲當身之事，原以爲終古之恨。當身之事可忍，終古之恨不可忍也。」戴震注初稿本「閨中既以邃遠兮，哲王又不寤」二句眉批曰：「雙頂前兩大段。」又「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」一句眉批曰：「總起下三大段。」陳本禮曰：「此於水窮山盡處，領起後半篇之局。」

第二章凡一節又半，再問靈氛。靈氛因其問而勉以遠逝。

「思九州之博大兮，豈唯是其有女？」曰：「勉遠逝而無疑兮，孰求美而釋女汝爲？」

武如

校字

思，洪興祖本作「恩」，校曰：「恩，古文思，亦作恩。」豈唯，洪興祖曰：「唯，一作惟。」朱熹本「唯」作「惟」。無疑，洪興祖本作「無狐疑」，校曰：「一無狐字。」戴震本作「無疑」，音義曰：「一作無狐疑，非。」按：文選作「無疑」，疑無狐字，然亦不必深究。芳草，洪興祖曰：「草一作艸，舊作𦵯。」按：艸，草之本字。𦵯、艸同義而又形似，寫者或不別之。方言曰：「𦵯，艸也，東越、揚州之間曰𦵯」。說文艸字曰：「艸，百蟲也」。段玉裁注曰：「𦵯下曰艸之總名也。是謂轉注，二𠂔三𠂔一也」。字，僧道騫本作「宅」。洪興祖曰：「字，一作宅。若作宅，則與下韻叶。」按：作字者是。字音武，與下韻惡相協，惡讀去聲，若愛惡之惡。見本章辨音字條、下章辨音善惡條。作宅者，蓋以讀惡爲入聲而改。（僧道騫曰「惡，烏各反」，可證。）然惡固讀去聲也。陳第曰：「古讀美惡之惡，多如好惡之惡」。方績正音曰：「先儒謂一字兩聲，各有意義，如惡爲愛惡之義則去聲，美惡之義則入聲；顏之推言此音始於葛洪、徐邈。今考漢魏以前，無此音義」。

辨音

有女，僧道騫曰：「女，細呂，而與二反。」釋女，僧道騫曰：「女，而與反。」朱熹曰：「釋女之女音汝。」女、女，按：此以兩女字爲韻。九章涉江曰「露申辛夷，死林薄兮；腥臊並御，芳不得薄兮」，以兩薄字爲韻。文心雕龍練字篇曰：「詩騷適會，而近世忌同。若兩字俱要，則寧在相犯？」字，陳第曰：「字音武，史岑出師頌字、楚爲韻，郭璞嵞峯贊府、字爲韻。」按：陳說是。招魂「幸而得脫，其外曠字些；赤若若象，玄蠶若壘些」，字亦音武。此字字與下章「孰云察余之善惡」之惡字爲韻。或疑字讀上聲、惡讀去聲，不能相協，則未免過以後世韻律衡量古人矣。古人雖有聲調，意在可歌可詠，而不甚受拘。詩經谷風「習習谷風，以陰以雨；睌勉同心，不宜有怒」，雨、怒亦上去協韻。陳第毛詩古音考曰：「古人之詩，取其可歌可詠，豈屑屑毫釐，若後世經生爲耶？且上去二聲，亦輕重之間耳。」

釋義

九州，按：禹貢之九州曰：冀、兗、青、徐、揚、荆、豫、梁、雍。爾雅之九州曰：冀、幽、兗、營、徐、揚、荆、豫、雍。周禮之九州曰：冀、幽、并、兗、青、揚、荆、豫、雍。其地望皆在中國境內。史記孟軻荀卿列傳載驪

衍大九州之說曰：「儒者所謂中國者，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。中國名曰赤縣神州；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，禹之序九州也，不得爲州數。中國以外，如赤縣神州者九，乃所謂九州也。於是乎裨海環之，人民禽獸莫能相通，如一區中者，乃爲一州。如此者九，乃有大瀛海環其外，天地之際焉」。淮南子墜形篇本其說曰：「何謂九州？東南神州曰農土；正南次州曰沃土；西南戎州曰滔土，正西弇州曰并土；正中冀州曰中土；西北台州曰肥土；正北沛州曰成土；東北薄州曰隱土；正東陽州曰申土」。今觀上段託言求女之文，其周流所歷已及宓妃、有娀佚女、有虞二姚之所居，而於此猶曰「思九州之博大兮，豈唯是其有女」；又下文託言遠逝，所至之地皆在中國境外，則屈原所謂九州者，正是騶衍之大九州也。又騶衍與屈原同世，其說見重於齊國；屈原曾爲楚使于齊，自必能詳大九州之說，此可爲旁證。思九州之博大兮，豈唯是其有女，戴震曰：「惟是，謂宓妃之所在及有娀、有虞也。承前求女徒拘於是數地，而更言九州之廣何地無賢，卜其往有所遇否也。」按：戴氏說是。此屈原問卜之詞，蓋承上文「閨中既以邃遠」而發問。此以求諸宓妃、佚女、二姚皆不能遂，而起遠逝之想，因問：嘗思九州博大，無地無女，余之求女豈必於是耶？女以喻賢臣、求女喻求同志則如前。又按：王逸、朱熹以此爲靈氣之言，王夫之以爲所占之繇詞，說皆非是。參見上章釋義曰條。

曰，按：此以下四句爲靈氣之言，諸家說同。王瀧引某氏辭達曰「上二句答兩美必合，下二句答豈惟是其有女」，深得其旨。勉遠逝而無疑兮，孰求美而釋女，僧道騫曰：「女者，靈氣汝屈原也。」文選五臣注曰：「靈氣曰：但勤力遠去，誰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乎？」王夫之曰：「謂原抱道懷才，求賢者自不能舍。」按：此靈氣答屈原第一問。屈原言「兩美其必合兮，孰信脩而莫念之」，意即已以「哲王不寤」而莫知所從矣；靈氣則勉以遠逝必有所合也。何所獨無芳草兮，爾何懷乎故宇，朱熹曰：「何所獨無芳草，卽上章豈惟是其有女之意。」按：此靈氣答屈原第二問。屈原言「思九州之博大兮，豈唯是其有女」，卽以「閨中邃遠」而問求女豈必於是哉；靈氣則勉以何所獨無芳草（喻良偶），故字無可依戀也。託言求女，則芳草喻良偶；求女爲求同志，則良偶爲賢臣。又按：王逸以爲芳草喻君，非是。若以芳草喻君，則上文「豈唯是其有女」之女亦必喻

君，而上文求宓妃、求佚女、求二姚亦皆以喻求君矣，逸固不爲是說也。

輯評 王夫之曰：「古者三諫不從，則去之他國。戰國之士旦秦夕楚立取卿相，以原之才何患乎無君。故卜有此象，示以決去。」 蔣驥曰：「靈氣謂好脩者必有合，然於楚則無望也。」

第三章凡二節又半，言雖遠逝亦難見察於斯世，然楚誠不可復留。

世幽昧以眩曜兮，孰云察余之善惡

烏故聲平反

民好惡其不同兮，惟此黨人其獨異

讀平聲反貧夷切

戶服艾以益要兮，謂幽蘭其不可佩

貧夷切

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，豈埋美之能當；蕪糞壤以充幃兮，謂申椒其不芳。

校字 世，文選李善注本作「時」。洪興祖曰：「世，一作時。」按：「世」作「時」者避唐諱也，見第二段第四章校字

世俗條引洪興祖說。眩曜，僧道騫本「眩」作「眩」。洪興祖曰：「眩，一作眩。眩，日光也，其字從日；眩，

目無常主也，其字從目。」按：作眩者是。善惡，文選各本皆作「美惡」。洪興祖曰：「善惡，一作中情。」朱

熹曰：「一作中情，非是。」按：作「中情」者，涉上文「孰云察余之中情」而誤。民，文選李善注本作「人」

。○按：「民」作「人」者避唐諱也，見第二段第四章校字引洪興祖說。謂幽蘭其不可佩，洪興祖曰：「其，一

作兮，一作之。」草木，洪興祖曰：「草，一作艸，一作𦵹。」按：艸，草之本字；𦵹，艸同義而又形似，寫者

或不別之。說見上章校字芳草條。其猶未得，洪興祖曰：「猶，一作獨。」朱熹曰：「作獨非是。」以充幃，

洪興祖本「以」作「目」，校曰：「目，一作以。」按：目，以古文。

辨音

善惡，按：惡讀去聲，烏故反，與上文「好蔽美而稱惡」之「惡」同。古讀美惡之惡，固多如好惡之惡也，說見第七段第五章辨音惡條。此惡字與上章「爾何懷乎故字」之字字爲韻，說見上章辨音字條。僧道騫曰「惡，烏各反」，非是。好惡，僧道騫曰：「好，耗音。惡，烏故反。」洪興祖曰：「好、惡並去聲。」異，陳第曰：「異，平聲。」益要，僧道騫曰：「要，於遙反。」洪興祖曰：「要與腰同。」佩，貧夷切，與上文「紩秋蘭以爲佩

」、「折瓊枝以繼佩」之「佩」同音。

釋義

幽昧，王夫之曰：「是非不察曰幽昧。」眩曜，王逸曰：「眩曜，惑亂貌。」世幽昧以眩曜兮、孰云察余之善惡，王逸曰：「屈原答靈氛曰：當世之君皆闇昧惑亂，不分善惡，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己乎？是難去之意也。」朱熹曰：「乃原自念之詞，言雖往而亦將無所合也。」朱冀曰：「前云孰察余之中情（按：第五段第一章屈原述女嬃之言。），此變文而云善惡。善惡且莫辨，又孰知其爲美而求之乎？」按：答靈氛、自念皆通。或以此二句爲靈氛之言，非是。靈氛既勉以遠逝，何得復云「世幽昧以眩曜」哉？又此所云「幽昧」、「眩曜」，蓋承上文指君臣二者而言，王逸以爲專指君言，於義未盡。又上文言「孰信脩而莫念之」、「豈唯是其有女」，本已崩遠逝之想；而乃於靈氛勉以遠逝之後又復有難去之意。此正見其猶豫狐疑而莫知所從之真情，亦所以有下文再問巫咸之事也。

民好惡其不同兮、唯此黨人其獨異，洪興祖曰：「黨，朋黨，謂椒、蘭之徒也。」朱熹曰：「言人性固有不同，而黨人爲尤甚也。」王夫之曰：「好惡不齊者雖凡民之情，拂人之性者尤小人之異。」按：黨人，羣小也，謂靳尚、上官、子蘭、鄭袖之屬類，見前第一段第四章釋義黨人條。君之不察、賢之難求，尋厥原因，實唯黨人之嫉害所使然，故因言世之幽昧眩曜，從而斥彼黨人也。此有黨人，他處容或無之，又爲下文「欲從靈氛之吉占」預伏一筆。又按：王逸曰「黨，鄉黨」，非是。陳本禮以爲「民好惡其不同兮」起二節乃「靈氛再答之詞，見楚必不可留之故」，疑亦非是。戶服，按：戶，疑通「扈」，或當作「扈」。楚人名被爲扈，見前第一段第二章釋義扈條。扈服，被服也。上文言己之修態則曰「扈江離與辟芷兮，紉秋蘭以爲佩」；此斥黨人則曰「戶服艾以盈要兮，謂幽蘭其不可佩」，文字取喻同致。艾，王逸曰：「或言艾非芳草也，一名冰臺。」洪興祖曰：「爾雅：艾，冰臺。注云：今艾蒿。」吳仁傑引嘉祐圖經曰：「艾，初春布地生苗，莖類蒿而葉背白。」按：艾，爾雅謂之冰臺，或謂之艾蒿，非芳草也。又按：王逸或以艾爲白蒿，吳仁傑則以爲艾與白蒿相似而非一物。吳說爲正。盈要，洪興祖曰：「要與腰同。」朱熹曰：「要卽古腰字。」王夫之曰：「盈要者，佩之周要也。」戶服艾以盈要兮，謂幽蘭其

輯評

不可佩，朱熹曰：「艾非芳草，服之滿腰，而反謂蘭爲臭惡而不可佩，言其親愛譏佞而憎遠忠直也。」又辯證曰：「楚人以重午插艾於要（按：卽腰子。），豈其故俗耶？」按：此承上文，言黨人好惡之異。又吳仁傑引王度記曰：「大夫鬯酒以蘭芝，庶人以艾」，則蘭、艾正爲大夫與庶民之分際，而此二句亦以斥黨人之自失其禮度矣。覽察草木其猶未得，王逸曰：「言時人無能知臧否，觀衆草尙不能別其香臭。」按：此承上節而言。珵，王逸曰：「珵，美玉也。相玉書言：珵大六寸，其耀自照。」僧道騫引相玉書曰：「珵玉六寸，明自照矣。」戴震曰：「珵，玉笏之首不杼者也，凡六寸。通下玉笏，共長三尺。」豈珵美之能當，朱熹曰：「言時人觀草木尙不能別其香臭，豈能知玉之美惡所當乎？」按：當，值相當也。此承上言時人豈能定珵玉之所值哉。王逸曰：「豈當知玉之美惡」，未審。蘇糞壤，王逸曰：「蘇，収也。壤，土也。」洪興祖曰：「史記樵蘇後爨。蘇，収草也。又淮南子曰蘇援世事，蘇猶索也。」戴震曰：「蘇，索也，語之轉。」按：蘇訓収，亦訓索。諸說並是。幃，王逸曰：「幃謂之櫛。勝，香囊也。」余雪曼引文選旁證曰：「爾雅：婦人之幃謂之綺。今之香囊，在男曰幃，在女曰綺也。」蘇糞壤以充幃兮、謂申椒其不芳，王逸曰：「言蘇糞土以滿香囊，佩而帶之，反謂申椒臭而不香。」按：糞土盈囊，則申椒見替矣。此甚言黨人好惡之異，與上節「戶服艾以盈要兮，謂幽蘭其不可佩」同旨。

陳本禮曰：「糞壤充幃，甚言其好惡之異，嘲之也。」